



□ 12
2981
9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12
2981
9

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

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樞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故曰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

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

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垂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

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

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大詩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季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季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襄慶所謂韓法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
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

已天者理勢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之當然也

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
言小役大弱役強

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
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
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

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若效大如
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
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
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

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
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覲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

主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今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

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

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季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安，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馭魚者獺也；為叢

鷖者鷖也為湯武岐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

與驅同。獺音闢。鷖與雀同。鷖諸延反。淵深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鷖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大詩

雅柔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季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

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

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及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獲於

其上的信任也。誠實也。及身不誠。及求諸身

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

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

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

○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主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

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垂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

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

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

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果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垂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

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

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

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

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

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

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此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四書集註 卷之四 孟子 四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子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

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子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

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

曾子之考為有餘哉○季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也。也。也。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驪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

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曰：曰竟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以此責之。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事**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餽也。

饋博，孤反。

啜，昌悅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事**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

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

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

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

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事**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

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也。惡可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季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末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垂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末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子有餘里，世之相後

也。子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象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建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車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

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

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

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

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

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

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

之則是私已而已
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

或有關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

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物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好惡

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

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

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

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仁之至也。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

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

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

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

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垂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

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趙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 乘去聲。檇音逃。机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机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冊書之名也。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季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

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
之夫並音扶去上聲
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
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
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

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
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
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
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
美婦

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

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

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
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

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
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

曰書卷生

四書集註 孟子四 一三十一
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所惡於智者為其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垂手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季子獨不與驪言是

簡驪也簡略也季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

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

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

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季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

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

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

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自反而忠矣其

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

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也。

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
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
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
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
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
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

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

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分戾也

夫章子子

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
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

所逐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

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

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揚氏

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

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及左右曰待先

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

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尊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

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齊人也

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播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家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界 胡老切喜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朱熹集註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愨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

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讐怨也舜父頑母

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

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指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指去也，階梯也。

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四書集注 卷之五 孟子 四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及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罔困而未紆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季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

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宗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雖堯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堯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音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顛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
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遏止
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
音也。咸止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
不以堯
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
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
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
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
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
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
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上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諸堯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反○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堯之行而示以與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
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
以與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天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垂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水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

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

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

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堯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而

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天子薦之者。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齊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毫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

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木丁湯之太子未

立而死外兩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木丁弟

也木甲太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

崩時外兩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木甲差長

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

常法也相湯基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有天下之意**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

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說者**垂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擊馮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

○

○

○

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

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

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

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

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

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

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

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已

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

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道也近謂仕近君

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

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

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

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

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主癰疽於齊主待人權環有諸乎季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癯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癯，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癯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離如字，又音離。○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

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

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臧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

癯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癯疽與侍人瘠

四書集註 卷之五 十一
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

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音食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

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于

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

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

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官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

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

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
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
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汗其賢又如
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
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
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
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
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
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
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
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
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季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
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
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言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垂舜之澤者君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
事非君言所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
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
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
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
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垂子曰伯夷聖之清，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已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聲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其於未作而先擊，罇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

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季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朝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二位。

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

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

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

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

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

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卿田二千四百畝
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卿田一千六百畝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

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友所敬也事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

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

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

也乎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郤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

郤也郤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郤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郤之矣所以

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

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郤之直以心度其

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魏鑿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厥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讞書作斂。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愍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斂。無凡民二字。讞。愍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

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此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
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
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
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
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
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
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
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
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
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
俗也張氏以為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

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
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
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
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
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

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有見行可之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

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

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

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

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

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

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

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

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

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非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非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

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

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

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

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

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為非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

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於猷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為能盡之而後○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世之所當法也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土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萬章曰庶人召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

禮之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皆去

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

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

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

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

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

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孟子謂萬

去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

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

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

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

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

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至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

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

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終

